



横杆

人民语言出版社



横 杆

约翰·高尔特(加)著

斯 韧 译

简 征 勋

崔 妙 因 校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根据Mc Clelland and Stewart—Bantam,

公司出版的CROSSBAR一书译出

横 杆

约翰·高尔特(加)著

斯 韧 译

人 民 体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朝 阳 区 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14千字 印张5 28/32

1983年 6月第1版 1983年 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册

统一书号: 7015·2062 定价: 0.57元

责任编辑: 殷之慧 刘进元

封面设计: 王增寅

内 容 提 要

一个跳高运动员失去一条腿，他将怎样面对命运的挑战呢？阿隆痛苦、惶惑，但他没有失望。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开始练习独腿跳高，并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围绕着阿隆独腿跳高这一行动，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体育界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家人增进了相互理解，爱情经受了考验，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是世界的最强者。

作者简介

约翰·高尔特一九四一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康瓦尔。他在多伦多大学求学期间及以后，曾为许多加拿大重要报刊、杂志撰稿。后来他在《麦克林斯》编辑部工作，当了三年高级编辑，以后又成为执行编辑。他的主要著作还有《The Fans Go Wild》和《Nightbreak》，其中，《Nightbreak》已被拍成电影。

献给牛顿第一定律

—

太阳还没有上升到足以使整个大草原上的一天感到温暖那么高。到了午后三四点钟，就会热得使人几乎难以忍受。可现在淡红的太阳有气无力地悬在一直向东方地平线伸延去的沾满露水的麦田上。天气是冷的，冷得需要穿毛衣和法兰绒衬衫了，冷得要不时哈一哈那要冻僵的双手。可阿隆·克内罗却是浑身冒汗，他还在沉重地呼吸着——实际上有时是在喘着粗气——痛苦地呻吟着，并在床上翻来复去，被子、毯子和床单早被蹬到一边去了。他吓得要命，眼睑狂乱地抖动着，好象要睁开，想睁开，要把自己再一次从那荒诞怪异的梦境中解救出来。然而不行，起初是那响声——收割机的轰隆声——却似乎是响了起来，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是疼痛，头脑如此可怕的过分的疼痛，致使他在一声尖叫之后，大脑因其神秘的本能而使他失去了知觉。

阿隆突然直立了起来，然后身体向前倾，仿佛要呕出那哽在喉咙里的苦汁。眼泪夹杂着汗珠，在他的脸上滚动，他那苍白的躯体在又冷又湿的睡衣里颤抖着。仍然在半迷半醒状态中，他晃动着坐了下来，接着又猛然扑向窗户，双手紧紧地扒在窗台上。巨大的收割机停在外面院子里，那硕大的耕犁则放置在一块木台上。没有，无论是这天早晨，还是自从他从医院回到家后的任何一个早晨，他都没有真正听到那响

声。只要天气许可，几天后，那巨大的收割机就会再次隆隆地穿过田地收割麦子，把金黄色的麦粒装进箱内。可这会儿，它却停在那里，麻木不仁，对它给阿隆带来的可怕的灾难一无所知，毫不感到应负什么责任。

阿隆克服了恐惧，眨着眼，醒了过来。为了捱过醒来的几秒钟，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扰动了宁静草原黎明的飞物——一只孤鹰盘旋着向地面接近，寻找这一天的第一只金花鼠。阿隆并没有等着看那注定了的结局——以前他见过好多次了。不管怎样，这时他总算完全神志清醒了，开始感到冷了。他很快离开了窗户，随即又突然想到拐杖，就伸手去拿。

在喷头下，阿隆仍然显得有点儿不方便，尽管他父亲在他回家几天后就装了一对镀铬的扶手，可就是连捡一下滑掉的肥皂这样最常见的小事，也得笨手笨脚折腾半天，真是使人恼火。不过现在他总算可以相当自如地刮胡子、刷牙和梳头了，他还得拄着拐去做这些事情。阿隆把洗澡间的门开了个缝，看到父母亲没在客厅里，便光着身子，把睡衣搭在肩上，向自己的屋子里挪动，晶莹的水珠还留在他的背上。

阳光从墙上滑了下来，给挂着的镜子，摆着的金属制品和锃亮的木器带来了生气。原来朦胧的黑色、白色和灰色的东西都露出了它们的本色：在几乎要被忘掉的高中田径赛中获得的红色和蓝色绸带；那登在当地报纸上的已经发黄的照片——一个穿着蓝短裤的瘦削的金发男孩；关于萨斯克彻温省^①威洛湾出来的第一个最优秀的运动员的被淡忘的新闻报

① 加拿大西部的一个省。

道。接着，紧围在那最能使人浮想联翩的墙壁中心的，是一圈最新战利品，在英联邦运动会、泛美运动会和近五年来每次重大的加拿大运动会上所获的金质和银质奖章。还有更多的照片，有些看来是从杂志的彩色插页上剪下来的，有些是从报纸上和电讯社得来的。这些照片有：阿隆雄伟地弓背跃过横杆，背景是一轮金色的太阳；阿隆自豪地站在台上，旁边站着的是第二名和第三名；查理士亲王亲自向他授以英联邦运动会的金质奖章，他们互相微笑着。阿隆总是希望能记起那天亲王和他说了些什么，那么，当孙子们问起第二十届运动会上亲王和他谈了些什么时，他便可以告诉他们。可是，他竟一点也记不得了。阿隆只好假定自己说了些肯定是莫名其妙的话。

墙上那些奖章，过去曾是欢快和骄傲的象征，现在却变得更象是可怕的诱惑。看到这些东西，阿隆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他从外圈向中间看去，明媚的阳光给那橡木框小玻璃盒加上了一层生命的光彩。里面的奖章闪烁着光辉。象它四周的金牌那样，可它比金牌更美，美得多。

这奖章不过是块铜牌，可它是奥林匹克的铜牌。三年前，加拿大最优秀的跳高选手阿隆·克内罗(当然也可以说是整个英联邦最优秀的跳高选手)，成了全世界第三名最优秀的跳高运动员。他闭上眼睛，低下头来，裸着身子站在门框下，想起了蒙特利尔^①。

阿隆的名字，一经宣布，五万观众齐声欢呼起来。当阿

① 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的一座城市，第二十一届奥运会在此举行。

隆来到起跑的位置时，五万人静了下来。观众都屏住呼吸，为他捏着一把汗。看：他起跑了，好！起跳，阿隆腾空而起，空中转身，猛然收腹，跃过了横杆，自如地落了下来。顿时，整个运动场象爆炸了一般。阿隆躺在软垫上，高高举起双手。人们向他拥了过去，呼叫着，欢笑着。

阿隆抹去了眼泪，睁开了双眼，回到了他的房间……过去他所有的这一切，将一去不复返了。

阿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是在那能照着他大腿以上的穿衣镜里，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在医院里，医生要他做的体操练习，使他的胳膊、背部和上身都处于良好状态，还有那浅金黄色汗毛下的腹部也显得既平滑又结实。当然，他的面部表情已经变了，脸上再也没有一丝笑容了，几个月以前，他还为自己心目中这最美好的世界而感到高兴，现在却一点笑容也显示不出来了。那蓝色的眼睛冷冰冰的，那曾是他欣赏过的富有肉感的嘴，已经变成了一条天然的裂缝，遮盖着那象是要永远紧紧咬住的牙齿。他想作出微笑的表情，可是不行，结果脸上呈现出一副小丑的表情，可既不显得高兴，也不有趣，一副怪样子。

奖章又在吸引着他，使他不得不向它望去。在这房间呆着，看着过去的东西在嘲笑着现在，简直太难忍受了。每个人都这样说，一切将会过去的，阿隆能顺利度过去的，会适应并好起来的。他凝视着奖章，直到阳光从它上面掠过，奖章失去了光彩，它僵冷地呆在那儿，就象它本来的样子。

“和我一样。”阿隆嘟哝着。直到这时，他才向下看那过去曾是他的右腿的圆圆的残肢。萨斯克彻温省的外科医生们

为他做了一个认真而又十分漂亮的手术，对这点他是放心的。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觉得应该感谢他们。医生们告诉阿隆，他慢慢会习惯的，为了补形，他们还教给他如何使用他的假肢。那令人憎恶的“木腿”，现在就靠在那衣柜的旁边，他一回到家就把它甩在那儿了。就他自己来说，真巴不得让它就呆在那儿好了。要是他成了个跛子，一个明显的跛子，那么，那些医生，那“木腿”，所有这一切究竟又有什么用呢？那些说他总算幸运地活了过来的话，不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了吗？就是这么回事，所有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或许生活中将有比跳高更有意义的事情，可这还得等着瞧。

阿隆仰身跌落在床上，又坐了起来，在衣柜最高一层抽屉里翻找着袜子和衬裤。那双袜口处有两条蓝道的阿迪达牌黄袜子被巧妙地卷在一起，当他想到这是母亲干的时，一丝微笑闪过了他的面孔。接着，他摇了摇头，驱走了微笑，分开了袜子，把其中的一只扔回了抽屉。

“唉，阿隆！”他叹了口气，“又一天到来了。”

迈勒斯·克内罗不是个有耐性的人。按理说，他干了一辈子农活，他也应当等待冰雪的消融，阳光和雨水的到来，总该有这些耐性，可他并不是这样。他看起来总象是在和什么东西拚命似的，比如他这时正在尝试着修理那倒霉的坏了的挂钩。生活对于迈勒斯·克内罗来说，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搏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本身，同样也是由他自己造成，并又使之激化的。十七岁就接管这个八百公顷的农场并不是他的理想。不是的，那时，他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是

要做一个职业曲棍球运动员。了解他的人们总是爱拿他和萨斯克彻温省另一个小城的男孩戈迪·豪相比，戈迪·豪比他大几岁，可那时已经是底特律的球星了。事实上，他长得真象豪，那时象，甚至现在也象，圆鼓鼓的有些倾斜的双肩，粗壮的上臂，笑的时候，嘴有点歪。

可是有一天，父亲满脸悲伤地来找他，他们爷儿俩慢慢地在春天那泥泞的田野里走着。上中学、打曲棍球都要停下来了，医生说他父亲是心力不行了，得小心点才对。于是，那农场便属于迈勒斯了。否则，就得卖掉。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迈勒斯·克内罗还认为，他那时本来可以成为全国曲棍球协会的明星，并且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的奖学金，当时看来他是很有希望的。当然，他并没有想得过多，而且根本没有提起过这些事。

总的说来，迈勒斯毕竟还算是幸运的。他有土地和土地上的设备。他有自己的妻子——克莱尔，一位多么美、多么精明的妻子，如果她二十五年来和一个平平庸庸的人混日子，那可真是冤枉死了他。他有自己的儿子阿隆，一个好儿子，一个天资聪慧的儿子，一个值得父亲骄傲的儿子。可迈勒斯从没对别人说过这些，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愿说，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希望他们都能了解——他的妻子、儿子和那土地本身。

迈勒斯透过电焊面罩的烟玻璃看到，那粗制滥造的螺丝钳脱落了，金属支架也跟着歪了。一开始他就很清楚，这活需要两个人干。可迈勒斯根本不愿请别人帮忙。既然他们看不到他需要帮忙，又去打扰他们干吗呢！他一边骂着，一边

拧下了氧气焊枪，随手扔到旁边去了。他一伸手，把面罩拉了下来，他的下巴被划了一下，刚要再骂一声，却又顿住了，他感到有人正在注视着他。

“一切都顺利吗？”那正瞧着他的女人问道。克莱尔把晒衣夹掷进一个大洗衣篮，低头躲过晾衣绳，她把早晨洗的衣服一直晾在这衣绳上的。就在迈勒斯想要骂的时候，克莱尔却想要笑。每当她看到她爱的丈夫在做着些不顺手的活儿，她就总想笑。那些活儿看来……是啊……总有些讨人喜欢。迈勒斯比他自认为的更幸运些。因为在克莱尔·柯林斯·克内罗看来，迈勒斯有一个妻子，一个根本不需要他告诉，就能知道他是多么爱她，多么需要她的妻子，一个根本不需要他告诉，就能知道何时他感到痛苦、悲伤和沮丧的妻子。象克莱尔那样的人真不多，她总是将每一个最微小的爱抚变成巨大的感情力量。迈勒斯根本不能对她付出的爱无动于衷，即使他想这么做。

“要帮个忙吗？”她边问边仔细察看着那断裂了的支架。

“阿隆在哪儿？”迈勒斯吼道。让她看到了刚才的那份表演，真有点难为情。

“你瞧，我会象他那样来帮你的。”

“一点也用不着。”迈勒斯撒谎道，“我不过是想知道他在哪儿，不为别的。”然而迈勒斯确实确实是象过去一样，想要阿隆和他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干活。他当然会很喜欢阿隆帮他的忙，因为这是阿隆啊。但是，他主要还是想谈谈别的事儿。他想告诉阿隆，他遗憾的是自己怎么就没有从收割机的驾驶台上看到他，结果一切都来不及了……

克莱尔回到晾衣绳那边。

“你觉得他还好吗？”迈勒斯问道。他想装成是漫不经心问一下的样子，但结果完全不是那样。他不知道儿子究竟怎么样了，他想克莱尔会知道的。克莱尔确实知道，她常常看起来不用问就知道他们爷儿俩的事。克莱尔一转身就碰到了他那询问的目光，相对凝视了片刻，她点了点头。

“他有许多事要办。”她说，“他正在尽力去办。就象今天早晨那样，他真的到城里去了一趟，询问前几天报纸上登的那个工作。”

迈勒斯的脸色变得冷峻起来。阿隆有工作，就在这里。农场不是自己经营，但它也供养不起长期雇工。另外，现在——尤其是现在——农场就是阿隆的前途和机会，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

“浪费时间，”迈勒斯说着，又把注意力移向那断裂的拖车挂钩上去了。

“他的经验还顶点事呢！”克莱尔答道，她故意把声调提高，象是在挑战，“他懂得怎么做的。”

“他该懂得怎样种地，怎样经营农场，他的经验在这儿用得上。”就迈勒斯来说，这几句话分量足够了。太阳越升越高，那耕犁挂钩还等着他去修理呢。迈勒斯没有搭理克莱尔，他注视着场院，最后眼光停留在一块劈柴上，那木块的高度看来正是他所要的。克莱尔耐心地看着迈勒斯把那木块移过来，摆了摆正，使它能承担金属支架的大部分重量，又慢慢地把支架摆好，重新夹上了螺丝钳，这次只用了很少一点劲就稳稳地夹住了。

当他的动作慢下来时(就是说 he 不再发火而渐渐地平静下来), 克莱尔又开了腔:

“迈勒斯, 你我都很清楚, 他可能并不想要这农场。难道你就是为这担心, 为这生气吗?”

“我不生气……克莱尔, 这农场就是我要给他的一切。”

好长时间, 俩人一直互相凝视着。终于是克莱尔冲了过去, 扑进了他的怀里, 双手紧紧挤压着他那厚实的背部。迈勒斯犹豫地伸开了粗大的双臂拥抱了这纤小的女人, 她的头甚至都挨不着他的下巴呢。

“不, 不是这样的, 迈勒斯。”在他外衣上散发出那令人舒适的汗味中, 传来了她的喃喃细语, “你能给他的比这多得多。”

“可他自己得知道面对现实, 克莱尔。”

“他知道的, 迈勒斯, 他知道的。他会的, 现在他已经明白了许多, 不是吗? 别着急, 迈勒斯, 我求求你。”

迈勒斯听任妻子紧紧地靠在他的怀里, 过了一会儿才轻轻分开。迈勒斯没说去干什么就迈着大步向住房走去。克莱尔看着他, 又想起了阿隆。甚至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地也这样走起路来了——肘向外, 腿微弓, 头从不上下摇晃。每当人们说起父子俩走路的神态相似时, 克莱尔总是忍不住加上一句, 两人的相似之处还多着呢。克莱尔甜蜜地笑着, 擦去了点点泪花, 向衣篮走去。

每一个认识凯蒂·巴洛和凯蒂·波茨的人, 都会禁不住要

说她俩长得真象。凯蒂·波茨是凯蒂·巴洛的母亲最喜爱的姨妈，当初是一位迷人的美人。小凯蒂无论怎么说也不肯承认这点。可是当别无他人时，她却取出家里的影集，拿着温尼伯的波茨小姐一九二七年的照片比来比去。是的，她也不得不承认，的确有些象——那美洲印地安人那样的乌黑的大眼睛，在她们家里每一代都大概有一对。厚厚的黑发怎么也卷不起来，鼻子和那丰满的脸庞相比显得 格外小巧。可凯蒂·巴洛的姨妈却从来没有象她那样又高大、又结实。这是因为巴洛总归是她父亲的女儿，要么就是因为她从小就可以得到一切特别的营养。

除了面貌相似以外，别的可就不是这样了。凯蒂·波茨除了她的美德之外，一直注意到年轻的太太们不应在别人面前冒汗。每当她来威洛湾作客，或是请她甥女去温尼伯^①时，波茨总是要尽力做到她的这一想法。一次，她送给同名的小凯蒂一本题为《迷人的女性》的书，可小凯蒂却送给她的波茨姨妈一本题为《女性宦官》的书。

凯蒂·巴洛看着白色的老“基卫”的计速指针越过了每小时八十英里的刻度，便想起了凯蒂·波茨。要是凯蒂·波茨知道凯蒂·巴洛那时这样（平常也是如此）对待她心爱的“基卫”，她一定会把车收回去的。在凯蒂·波茨 细心周到的保养下，那车子听起来，看起来和一九六三年从车场刚买来的时候是一个样。每一千英里加一次油，每星期擦洗一次，每年春天大修一次，而且从不在冬天使用。就拿计速指针来说，

① 加拿大南部一城市。

要是超过了每小时五十英里的刻度，就算是进入了禁区。

小凯蒂是答应过绝不违例的，可现在不能全怪她。当然了，要是她妹妹和母亲或是其他成年人坐在车里，要是在城里行驶，她就会尽力克制住自己那比较粗犷的本能，规规矩矩的。

可是在比格隆到这里的泥土路上，十英里多路连一辆车也看不见。她把车速加到最大限度，就象她一向对待自己那样。不，还不到那种程度，凭着她的体力，她可以做出世界上大多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瞧瞧这白色的老“基卫”，还有点车样儿吗？凸凹不平的后挡泥板，破破烂烂的散热器铁栅，漆皮剥落的车门都说明，与其说凯蒂是个好驾驶员，真不如说她是个好跨栏运动员。那车神气地吼叫着，沿着这泥土路疾驶着，卷起股股烟尘，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①也会给呛死。凯蒂坐在驾驶座上，微笑着，露着牙齿，活象一匹赛马场上正冲向终点的小马驹。她又瞅了一眼那计速指针，车速仍是接近八十英里。倒并不是这一瞅使她把车速减了下来，而是她瞧见了那半英里路外红色砖瓦的、围着凌乱的护墙板的农场场房。和往常一样，减速的时间恰好：当车子快要接近那单行道尽头的邮箱时，她换了一下档，把轮子向右急速调转，紧跟着让车尾转了个九十度的弧，又随手把档推了回去，踩了下油门，车子便风

① T·E·劳伦斯(1888—1935)英国考古学家、作家、军官，领导和组织了一九一八年阿拉伯人抵抗土耳其的战争，并取得胜利。人们称他为阿拉伯劳伦斯。这里用以形容尘土之大，连长期经受阿拉伯风沙侵袭的劳伦斯也被窒息。